



联合国 大会



UN LIBRARY
DEC 20 1990

PROVISIONAL

A/45/PV.57
17 December 1990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第五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0年12月5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马尔科先生	(马耳他)
嗣后：苏特拉斯纳先生	(副主席) (印度尼西亚)
嗣后：德马尔科先生	(马耳他)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0-64411/A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4〕(续)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A/45/43)
- (c)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委员会的报告
- (d) 秘书长的报告
-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 (f) 决议草案

下午3点20分开会。

议程项目34(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5/22和Add.1)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A/45/43)
- (c)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委员会的报告(A/45/45)
- (d) 秘书长的报告(A/45/162, A/45/539, A/45/550, A/45/637, A/45/670)
-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45/815)
- (f) 决议草案(A/45/L.31)

本西达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 将近四十年以来,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一直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之一。南非长期存在的种族隔离问题和整个南非人民的悲惨境遇使国际社会完全有理由重视对这一问题的审议, 也突出了国际社会为争取彻底消灭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

种族隔离政策被称为“对人类的犯罪”是十分恰当的, 它否定了人的尊严, 以最极端的形式否定了人权。在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各个领域面临出现实现法治的新的决心, 而世界却依然面对一个在目前情况下已经过时的令人日益憎恶的体系继续存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专门讨论种族隔离制度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大会第十六届特别大会召开了。经过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是一项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行动, 它使人们有可能重新毫不含糊地普遍谴责种族隔离制度, 并想方设法彻底消灭种族隔离制度, 为实现一个统一的、非种族和民主的南非提供必要的条件。

自从《宣言》通过以来, 南非发生了新的变化,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并使人们希望, 我们终于可能看见在南非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将恢复法律和尊严并

珍惜自由。

伟大的南非爱国者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争取自由的战友的获释,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及其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组织合法化,《公共设施隔离法》最近得以废除,在纳塔尔省撤消紧急状态,南非当局与非国大代表之间开始进行对话,这些都是南非即将出现一个新时期的令人鼓舞的迹象。然而今天几乎是这些措施宣布一年之后,他们仍然证明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从大会提出的要求的框架来看,南非当局开始的进程仍处于一个初步阶段,正如秘书长所强调的,还需要采取更加大胆和创新的措施以取得成功。

确实,如果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争取自由战友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没有得到恢复,那么他们获释的意义何在?如果不解除对其活动的禁令,那么各政党的合法化又能产生什么影响呢?如果南非当局根据其普通立法所赋予的镇压权力继续进行镇压的话,那么取消紧急状态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认为,这意味着南非当局所采取的措施虽然可能会有意义,但只是部分满足了大会提出的要求,而且与实际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具体措施相比只是折衷的措施。这还意味着南非当局所进行的变革不能掩盖南非的现实,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和做法的根本结构依然没有被消除,歧视性的立法依然存在于法律之中。这还进一步意味着这些改革不应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而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为建立一个有利于谈判的气氛所需要的大多数措施还没有实行,南非人民的公民和政治权利问题还没有触及到。最后一点,它意味着南非的暴力行为无疑是维持种族隔离结构和南非当局顽固坚持镇压措施的结果,这应该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它必须继续要求南非当局推进改革的进程,这一进程目前由于这些镇压性的措施而受到严重的威胁。

如果所有南非人的最基本权利没有得到恢复,那么新的南非之诞生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一个新的南非不能容忍一个维持目前根本结构原封不动的制度虽然有些改变,继续存在下去。

因此南非当局有责任坚决地走上国际社会为在南非建立一个和平与正义的时代而指出的唯一道路。这条道路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建立必要的条件为有利于进行有效的谈判而提供环境。这还意味着必须首先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机构和结构,然后废除那些构成种族隔离制度法律基础的各项法律——《国内安全法》、《人口登记法》、《种族区域法》和《土著土地法》。它还要求现在限制政治组织活动的那些禁令和限制必须撤销,所有政治犯和被拘留者必须得到释放。最后它还要求结束所有的政治审讯和处决,以及南非军队从城镇撤走。

今年9月大会有机会对南非当局迄今为止所采取的措施的真正范围和影响进行分析,并就为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社会还需要做哪些事进行评估。通过重申《1989年联合国宣言》所决定的条件,国际社会再次声明了为建立一个新南非并为此打下不可缺少的基础而必须采取的措施。

必须重申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一致意见以及彻底消灭种族隔离制度所必需的条件,以支持国际社会为反对这一罪恶的制度和恢复南非人民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南非人民在过去四十多年中经历了种种牺牲以后,现在有权利要求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得到一劳永逸的纠正。

南部非洲各国自取得独立以来遭受了无数苦难,它们有权利希望和平与正义将在它们的地区得到明确的建立和加强。因此,联合国有责任再次运用其权力对南非政权保持压力,以便使目前正在进行的进程出现新的更加大胆和更加具体的措施,这样最终就能为在团结和统一的南非内自由行使普选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和非种族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

诺尔先生(阿富汗)(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今年,大会是在有理由对未来感到乐观的时刻审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问题的。总的国际气氛有所改善,促进了人类面对的各种问题的解决,不仅如此,南非本身也采取了最初的步骤,为和平消除种族隔离制度铺平道路。纳米比亚因其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以及国际社会的持续支持下,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自由国家。我们再次祝贺纳米比亚人

民及其领导人,欢迎他们作为联合国的主权会员国加入本组织。南非本身在态度上也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虽然还没有付诸实践。面对国际社会多年来对种族隔离在道义上的不断谴责,比勒陀利亚最终认识到种族隔离在实际中也难以维持下去。仍然有待去做的是最终迈出勇敢的一步,彻底消除种族隔离,以推动为全体南非人民建立非种族主义的民主制度,使南非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行列中来。

在这一点上,我们欢迎释放南非人民的英勇儿子和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先生以及许多其他政治犯。我们还欢迎取消紧急状态,撤消对政治反对党派的禁令以及其他一系列改进,然而,我们关切地注意到种族隔离制度的基本机制仍然存在。国际社会一致认为,对种族隔离不能进行改良。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对南非大多数人或国际社会来说,其他任何办法都是不可接受的。南非当局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创造条件,推动通过谈判以非种族主义的民主制度和平地取代种族隔离。

为此目的,我国代表团深切地关注南非近来的暴力浪潮,暴力已经导致了惨重的人员伤亡,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痛苦。我们认为这一暴力是种族隔离本身暴力性质的直接结果,但与此同时,我们坚持南非当局必须承担其责任,为南非各阶层人民提供安全保障。

我国代表团积极支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白人当局之间举行的初步会谈。然而,我们认为,白人当局应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以使这些会谈能够处理国家的未来宪法及其政治制度这类实质性问题。我们赞扬非洲人国民大会为显示诚意决定暂停武装斗争,但我们意识到,到目前为止,南非当局所采取的步骤尽管方向正确,但却不足以为加速进行建设性的谈判铺平道路。

南非初步的积极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南非非白人多数英勇斗争的结果。他们拒绝和蔑视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勇敢地面对比勒陀利亚的镇压机器,真正推动为最终消除种族隔离而开辟道路。然而,我们还希望指明,国际社会对这一正义事业的支持也发挥了极大作用。尤其是,人们应当提到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一致通过的《关

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该宣言向比勒陀利亚发出了最强烈的信息，极大地促使南非确信，种族隔离难以维持下去。

我们遗憾地注意到该宣言的条款尚未得到南非政权的执行，但我国代表团还认为，我们尤其应当注意该宣言规定的本组织会员国承担的义务，这些义务与人类消除耻辱和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共同努力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坚决支持维持和加强对南非政权的国际制裁。种族隔离还远远没有得到消除，在此之前，我们绝不能松懈斗志。

纳雅奇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今年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辩论是在一个非常恰当的時刻进行的。自从德克勒克接掌博塔对该国的领导权以来，我们不断听到南非发生了所谓剧烈或根本的变革。近几个月来，尤其是自从纳尔逊·曼德拉在2月份获释以来，宣传他所进行甚至许诺的每一种所谓根本变化的运动日益加强。以往关闭的大门现在已经开放，要求更加开放的压力持续增加。在一些国家的首都，甚至在仅仅一年之前种族隔离制度还被看作是人类共同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地方，德克勒克和博塔已经成为受到欢迎的客人。

因此，这场宣传运动有可能摧毁国际社会决定的有关措施的总体结构，而这些措施正是为了向种族主义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它放弃种族隔离。

目前的辩论使国际社会能够及时地对南非最近变化的性质进行认真和坦率的讨论，并一致同意对这些变化作出适当的反应，同时铭记我们的目标是彻底铲除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

的确，自从德克勒克执政以来，南非政权释放了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一些政治犯。种族隔离政权也至少在理论上取消了对所有政治党派的禁令，解除了紧急状态，并废除了一些臭名昭著的立法条文，这是国际社会多年来的一贯要求。

然而，与支持运动的声称——我们无疑在目前的辩论中听到过一些——相反，德克勒克进行的变化中没有一项能够被认为是声势浩大的，或者用关于制裁的宣言的措辞来说，是“深刻和不可逆转的”（第S-16/1号决议，附件，第9段(d)）。曼德拉和其他

政治犯的释放当然是政策上的一个积极改变,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即使就曼德拉本人而言这仅仅意味着出狱而已。他仍然是南非更广泛的监狱围墙内的囚犯。他至今不能够参加选举,也不能够在他自己的国家竞选选任职位,他的大批支持者仍然遭到关押或流放,他在政治上进行组织的自由仍然受到严重妨碍。

此外,南非政权一方面释放了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少数政治犯,而另一方面又开始关押其他知名度较低的政治活动分子,使仍然遭到关押的政治犯的数字进一步增加。位于哈拉雷的南部非洲研究和文件中心的数字表明,南非的政治犯数字自今年4月份以来增加到了三千人,而根据《国内安全法》而遭到拘留的人增加了将近109名。这些政治犯没有曼德拉那样的知名度。然而,他们的确是政治犯。这一同样的来源表明,除此之外在这一数字发表的9月份之前的六个星期中据保守的估计有800人在所谓的黑人对黑人的暴力中遭到杀害。南非政权深深地参与了这一暴力。麦克·马哈拉杰·克里斯·汉尼和乔·斯洛沃受到骚扰和南非政权拒绝允许泛非主义者大会国外领袖回到南非只是该政权两面派行动的一些例子,而这些例子戳穿了德克勒克的甜言蜜语。

和人们普遍的认为相反,南非政权的行动清清楚楚地证明,在南非压迫仍然十分猖獗,远远没有消失,那些把南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和南非政权之间的接触作为根本性变化的证据的人们应该仔细听取非国大本身的讲话。大会记得今年六月非国大副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把德克勒克描述为一个“正直的人”,但是,在他发表这一讲话后不久,南非政权就开始采取了违背非国大和南非政权之间达成的谅解的行动,这促使非国大发表一项声明,谴责南非政权在其与非国大的交往中和整个谈判进程是“进行两面性谈判”。

的确,南非政权行为的含糊和两面性是其特征--我们对此已经习惯,这再次证明德克勒克正在企图蒙骗国际社会使之相信南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简而言之,自从德克勒克执政以来,南非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如果德克勒克具有根本性变革的诚意并对此作出承诺,他还有待于加以证明。南非政权还没

有充分满足《宣言》规定的为实质性谈判奠定基础的先决条件。随着9月份紧急状态得到解除,五个先决条件中只有两个得到了满足。因此,非国大和南非政权之间的会谈依然是“关于会谈的会谈”。

南非政权采取的其他措施也不过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旅程之初迈出的第一个尝试性的步骤。正如我1990年10月4日在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解释的,去年12月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宣言》为铲除种族隔离制度规定了一个两阶段的进程。第一阶段包括由南非政权创造一种有利于进行实质性谈判的气氛。第二阶段包括再次由南非政权采取一些总体上能够构成“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革”的措施,这是《宣言》规定的解除制裁的一个条件。虽然在施加压力要求放松制裁的同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言辞,但是我们还没有超越执行第一阶段的初期。

实施制裁是为了迫使南非政权放弃种族隔离制度,但是,至今采取的措施没有触及这一制度的核心。虽然南非政权吸引了广泛的注意,但是,《公共设施隔离法》的废除和博塔废除《破坏道德法》一样没有触及这一制度的核心。支撑这一制度的是被人们普遍称为种族隔离支柱的法律,这些法律依然存在。这些法律包括《土地法》、《人口登记法》、《种族区域法》、《班图教育法》、《三院议会法》和把这个国家划分为班图斯坦的立法。一些安全法律也同样臭名昭著,这些安全法被用来捍卫种族隔离制度,骚扰、恐吓和压制这一制度的反对者。最为人熟知的是《国内安全法》,这是立法中最为严厉的法律,仍然被用来限制言论、迁徙和集会自由,还被用来对种族隔离的反对者进行恐吓、折磨和关押。显然,任何毫不触及这一制度的变化都不能被认为是“深刻和不可逆转的”。

南非现在出现的变化是包括群众民主运动领导的国内抵抗、以制裁为主导的国际压力和由民族解放运动发出的不断加强武装斗争的威胁相结合的一致压力所产生的。赞誉德克勒克就意味着侮辱反对种族隔离联盟,尤其是成千上万为南非自由事业而献身的南非爱国主义者。

因此,对德克勒克加以赞扬是不成熟的,也是不相称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对大会

今年9月第四十四届会议续会重申国际社会对制裁的承诺感到振奋。一些国家放松了制裁,削弱了团结,并对要求它们重新考虑其决定的希望置之不理,我们对此深表遗憾。我们特别感到遗憾的是自从9月份以来,有更多的国家决定退出反对种族隔离联盟。

制裁有利于迫使种族隔离政权接受谈判的原则。与其他压力相结合的制裁使斗争取得了今天的进展,也只有制裁才能使比勒陀利亚继续谈判。很清楚我们将需要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制裁。会谈仍然处于筹备阶段,实质性谈判还没有开始,从可确定的情况来看,就南非政权而言,谈判的最终目标仍然不清楚。然而,从现有的信息可以明显看出德克勒克所设想的未来的南非与《关于种族隔离的宣言》所设想的南非不相符合。因此,国际社会必须继续保持对南非政权的制裁和其他压力,以迫使它执行《宣言》。

作为站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前线的我们怀着兴趣、同情和理解注意了过去一年东欧发生的巨大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应该成为种族隔离的受害者的一个鼓舞和激励源泉的东欧人民所取得的成就现在变成他们极为关切和忧虑的事情。过去,敌人、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抵毁者们一贯将该斗争描述为资本主义西方和共产主义东方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它们失败主要是因为统治和种族压迫的受害者拒绝被卷入与他们无关的争吵之中。不断迫使他们选择站在哪一边的冷战的结束理应停止对被压迫的受害者的压力,本应该通过延伸自由的疆界扩大人类的自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现在却加大了对受害者的压力,而有利于压迫者。

东欧变化的一个令人不安的副产品是日益增多的来自东欧国家的国民移居南非。当我们收到的报告说这些移民中有些人加入南非的军队时,我们的忧虑更加严重。南非黑人流亡者现在非常难以获准回到家园,即使是作为二等公民。相反,一个白人移民在六个月以后就自然地有资格获得公民权、投票权和加入南非保安部队。大多数非白人人口显然有理由对他们的新移民的意图感到关切。

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做的受到全世界高度赞赏的大好事之一是，它们原则支持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我们希望我们最近看到的事情是偏差，不久我们就将看到这些国家重新执行严格遵守这一原则的政策。

我现在简短地着重谈一谈过去四年中在纳塔尔及约翰内斯堡周围城镇导致近6,000人死亡的惊人的暴力。

任何不习惯于这种形势的人只要在上个星期日看到电视播放的在约翰内斯堡最近发生的突发的暴力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场面之后，都将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一个负责维护法律和秩序的政府没有能力制止这一毫无意义的残杀，更不用说拥有如此强有力和如此严密的安全系统的南非政权了。然而，这个政权就是这样声称的，它的西方朋友也表示同意，它们将冲突描述为黑人对黑人的暴力，而轻信的公众也接受了这一说法。参与这一场残杀的毕竟是黑人，他们代表两个黑人组织——一边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阵线，另一边是英卡撒运动。上周末的殴斗中只有一个人被杀死这一事实只能进一步证实这一广泛的信念。

反种族隔离力量和声援组织从未相信这种宣传。最近的信息证实了反种族隔离人士的说法，即在纳塔尔和约翰内斯堡暴力之后有一只罪恶之手。1990年9月21日和27月在《每周邮报》发表了一些由菲利普·范·涅克尔克和埃迪·加奇撰写的文章提供了事实，文章仔细地描述了南非保安部队参与在独立之前的纳米比亚和夸祖鲁训练英卡撒运动以及英卡撒运动和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的密切关系的事实。在纳米比亚的基地被取名为希伯。建立和指挥这一基地的南非军事成员的姓名和参与这一国家恐怖主义训练基地的目击者的身分已经为人所知；民抵运动在夸祖鲁的训练营地的位置也已为人所知，英卡撒运动也是在这里受训的。因此，英卡撒运动和民抵运动之间的联系以及南非保安部队在这一肮脏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抵赖的。

为德克勒克不能够制止残杀寻找借口已经是该政权的盟国和同情者常干的事。如果说它们对暴力还表示任何关切的话，那只是对暴力对德克勒克的改革及其继续执政的能力造成的影响表示关切。在涉及人的生命的类似形势下，主要西方大国总

是自己或通过一个国际努力迅速行动挽救生命。它们非常正确地驳斥了任何让这种残杀继续的借口。国际社会并非无力停止南非进行的屠杀。如果我们珍视生命的话,我们就不能让现在的形势继续下去。停止在纳塔尔和约翰内斯堡周围城镇的暴力必须是我们大家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

完全消除种族隔离的斗争远未结束。去年12月,国际社会为取得这一目标,协商一致地通过了一个战略和一个行动方案。协商一致的一个要点是完全有必要保持制裁,直至出现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革。大会在9月份重申了这一立场。采取单方面行动的趋势破坏了这一全球办法并可能导致整个和平进程流产。我们这次辩论的目的必须是重申我们对《宣言》的支持,尤其是支持它关于保持制裁直至我们同意放松的呼吁。

贾亚先生(文莱达鲁萨兰国)(以英语发言):我前面的许多发言者都评论了当今世界政治出现的有利气氛。然而,尽管由于东西方关系缓和使全球和平出现了新的前景,贫穷、歧视和冲突仍然在总体上未得到解决。以上三个对由改善的政治气候带来的初步成就的根深蒂固的威胁都是南非所特有的。

南非白人少数政权所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一直使人们感到严重关切。种族隔离长期以来剥夺了大多数黑人在南非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最基本的权利。它继续毫无根据地以种族和肤色为理由歧视黑人人口并将其从白人社区隔离开来。在种族隔离被彻底摧毁之前,我们必须确保这成为联合国主要关注的首要问题。为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结束种族隔离——我们必须继续支持去年12月通过的《关于南非种族隔离及其破坏性影响宣言》。

我们注意到南非最近的政治发展——例如德克勒克总统决定解除对非洲国民大会(非国大)和其他政党的禁令,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结束针对进行和平示威的人民的暴力和解除紧急状态。这些的确是向真正的谈判迈出的积极步骤。比勒陀利亚政权和非国大之间开始对话因而应受到鼓励。与此同时,非国大宣布的暂停武装斗争的决定将为这种谈判进一步改善气氛。

这些发展引起希望。但是,我们不应该过于乐观,因为南非政权开始的改革是有限的,而种族隔离的主要基石,例如1959年的《人口登记法》、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和1970年的《家园公民法》仍未受到触动,并继续剥夺南非黑人人口人权利、福利和服务。

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董事会主席伊莱亚森先生恰当地描述了南非目前的局势。1990年10月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讲话时他说:

“在欢迎这些发展的同时,我们不应低估今后的困难。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种族隔离的支柱依然存在。它们实际上固定为法律。诸多歧视性和镇压性法律、规则 and 规定继续给南非黑人大多数的生活造成浩劫。……在南非,希望和现实之间仍然存在危险的差距。让我们为克服这个差距而继续工作。”(A/AC.115/PV.643,第11页)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应该维持并加紧制裁及其他压力。在这方面,文莱达鲁萨兰国支持联合国、英联邦、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等所有国际论坛的努力,要求彻底摧毁种族隔离并协商一致地继续实施制裁。

文莱达鲁萨兰国还对右翼组织和那些想使种族隔离在南非永久化的人的行动感到关切。的确,许多暴力是由这些组织引起的。南非保安部队的行为使局势恶化,它们执行职责时的残酷和偏倚是众所周知和记录在案的。纳尔逊·曼德拉也许自由了,而且非洲国民大会也合法了,但南非保安部队却继续我行我素。在这一点上,文莱达鲁萨兰国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1990年8月31日发出的呼吁,要求所有有关方面寻求一个将结束毫无意义的暴力的机制,以便能够促进民族和解的及早实现。

使我们感到严重关切的另一点是南非黑人组织之间的不团结和竞争。这种情况以各派支持者之间频繁的暴力冲突的形式加剧了。如果允许这种不幸的和毫无意义的局面继续下去,它只会有利于那些希望通过应用人们所熟悉的“分而治之”的格言来维持现状的势力。因此,我们敦促各个组织结束它们的分歧,以便加速最终将导

致彻底和不可扭转地消灭种族隔离的进程。

文莱达鲁萨兰国一向憎恶种族隔离。这个制度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令人厌恶。它同样降低受害者和害人者的人格。因而，文莱达鲁萨兰国重申它充分支持比勒陀利亚政权和大多数人口的真正代表之间的实质性谈判——为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进行谈判以便就将南非改为一个非种族国家的所有必要措施达成协议。今年11月初我们荣幸地接受了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的访问，这进一步表明文莱达鲁萨兰国支持在南非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曼德拉先生对亚洲地区国家的成功访问表明他在世界上得到的支持的程度。

最后，我要向阿扎尼亚泛非大会已故主席法尼亚·莫索彭先生的家人表示我国代表团衷心的慰问，他过早地去世的确是该运动的一个巨大损失。

卡姆南威尔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大会又一次在审议令人厌恶和反感的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我们承认在过去的一年有了一些积极的发展并对此表示欢迎，但尽管发生了这些变革，种族隔离制度仍然存在。因此，斗争远未结束。

只需说诸多的保安法律包括《国内保安法》、《压制共产主义法》、《压制恐怖主义法》、《防卫法》和《威胁法》依然发挥作用就够了、大家都记得这些镇压性法律的目的是限制有意义的政治活动。

1959年的《人口登记法》确立了划分种族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决定了每一个人在公民权、迁徙、居住权、社会福利和国家服务方面的命运，这项法律仍然存在。1966年的《种族区域法》和其后的修正继续使种族主义政府可以控制种族间的财产交易和种族间的职业变更。

1983年通过的南非宪法法案第110号专门把南非人口的75%排除在中央政府选举的投票之外。而1970年通过的《家园公民地位法》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可耻的局面。这一法案实际上剥夺了全体南非黑人的公民地位。

同时，现在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报道：许多东欧国家的原来的公民纷纷涌入南非，他们声称自己是先前情报部门的人员，而比勒陀利亚政权正在为他们尽快定居并获

得公民权地位提供方便。因此,现在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这些人将会被用在南非安全部队当中来巩固该政权。它们也将会拥有投票资格。这是在大多数黑人被剥夺公民地位的权利和投票资格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

1989年12月大会在第16次特别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在该宣言的第九段中,国际社会致力于保证:

“……国际社会不放松执行旨在促使南非政权消除种族隔离的现有措施,直至有明显证据表明发生了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同时铭记着本宣言的目标”(第S-16/1号决议,第9(d)段)

今年9月12日至14日召开的审议该宣言执行情况的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决议重申了这一立场。

因此我国代表团感到深为遗憾的是,某些国家为了奖励种族主义政权所采取的拖延已久的变革措施而放松了对南非的现有制裁。在当前盛行的“变革之风”和“新的国际秩序”的欢乐情绪的影响下国际社会很有可能以为在南非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很遗憾的是,这种幻觉在某些人的心目当中已经生根。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在他的整个西欧之行过程中呼吁继续保持对南非的经济制裁和其他形式的压力。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听取绝大多数黑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心声。

很多国家都已为时过早地与种族主义政权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另一些国家也正考虑这样做。国际社会不应忽视目前在那一地区的发展是南非内部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国际社会所实施的经济压力与政治孤立所带来的结果。这些变革并不是南非政府心甘情愿的自愿变革,也不是南非政府所赐予的。这些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举动是为时过早了,应该等到彻底消灭种族隔离制度的时候。

特别报告员关于给予南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形式的援助对人权的享受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的报告描述了外国企业为躲过对南非的投资禁令所采取的种种手段。这种作法是与先前提到的一致宣言的实质与精神背道而

驰的。这种对南非政权所发出的不一致的信息在这一关键时期有可能破坏现在正在出现的脆弱势头。

还有一些令人不安的报道：现在有一种计划，将制定一部内容混杂的宪法给人一种多数黑人统治的印象，但却对其设置重重障碍，从而实际上使现状得到加强。各解放组织在为定于明年举行的谈判做准备的时候，必须对一人一票这种烟幕保持警惕，因为在这种烟幕后面种族主义政权可以在国外赢得朋友，同时暗地里却在国内巩固白人的特权。国际社会有义务保证宣言所制定的标准和彻底铲除种族隔离这一目标的实现。

我国代表团对最近纳塔尔省的暴力事件的重新爆发表示严重的关注。我们呼吁所有参与各方努力促成一个统一、不分种族和民族的南非这一艰巨的任务。一方面，我国代表团无意为卷入派系暴力的那些人开脱，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强调我们的这种呼吁也是针对极右的白人第三种力量的，这种白人力量参与了煽动暴力的活动，企图破坏当前的积极势头。

最后，我们呼吁所有参与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组织在这一关键时刻保持警惕。非洲统一组织自一成立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正如1989年的《哈拉雷宣言》表明，非洲大陆将继续监测和铺平在南非的发展，直到那里有一种明显的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革迹象为止。我们希望在本世纪最后的十年中能够看到为了受苦受难的全体南非人民所进行的真正和富有意义的变革。

制裁的实施和对南非所施加的压力使这一斗争能达到今天这一地步。因此，我们有必要保持这一立场使得比勒陀利亚走上履行联合国宣言规定的道路。我们要求国际社会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直到南非完全消灭了种族隔离为止。

奥布莱恩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正值我们接近大会通过《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一周年之际，我们停下来研究一下在这一期间所出现的发展是合适的。

许多代表团为了在历史上首次达成一项关于南非的行动纲领的协商一致的声明，

作出了巨大努力,从而达成了这一宣言。这一宣言在南非的政治变革进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的话来说,这不仅是评价南非当局和国际社会的行动的尺度,也是指引我们前进道路的宝贵的灯塔。

在这一年期间,南非出现了一些深刻的变革。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一些重要的政治犯获释,政治组织得到解禁,作为种族隔离主要支柱之一的《公共场所隔离法》被废除,在除德兰士瓦某些地区外全面解除紧急状态,这些都是早该实行的重要变革和措施。同样重要的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放弃诉诸武装斗争谋求其政治目标。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政府之间建立政治对话是另一个事态发展。正如秘书长在其1990年7月的报告中断定的那样,这一事态发展使人们希望,我们正在目睹实现多种族、统一和民主南非进程的开始。

这一切都十分有益。德克勒克总统最近表示愿意在即将召开的议会会议上计划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废除《土地法》和《种族区域法》,新西兰对此表示欢迎。但是,正如德克勒克总统和曼德拉先生最近会谈所表明的那样,仍然存在妨碍和平谈判进程的巨大威胁。前面的道路并非十分明确。

右翼极端主义分子的不断暴力活动和顽固立场仍然一直威胁着政治进展。80%的南非人仍未获得选举权。经济差别及教育、卫生和住房方面的不平等还有待于处理。简言之,虽然已经出现积极的变革迹象,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无论是南非内部所发生的变革,还是今年世界上出现的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变化,都不应使国际社会放松对待种族隔离问题所特有的警惕性。新西兰对种族隔离的立场是明确的:这一制度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必须毫不拖延地加以铲除。我们同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结论,即除非出现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革,种族隔离仍然可能以某种隐蔽的形式生存下来。

为此,要新西兰政府相信发生了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革,不光是承诺实行变革,而要亲眼目睹变革确实存在才算数。诺言是不够的。我们期望那些在种族隔离邪恶下受苦受难的人向我们证实确实出现了变革。

我国政府注意到特别委员会对制裁南非政府的效力所进行的评估,以及为加快比勒陀利亚进行真正谈判和制定新宪法的步伐必须继续实行制裁的结论。我们同英联邦其他成员一样都同意这一观点。国际社会绝不能过早地放松制裁。种族隔离的立法支柱仍然存在。南非政府仍然具有不经审判扣押人、查禁出版物和阻碍绝大多数人自由表达政治意愿的手段,而且仍在诉诸这些手段。

在对南非实行制裁的过程中,新西兰执行了安全理事会和英联邦要求采取的各项措施。我们同意在去年纽约进行的谈判中起主要作用,从而导致《种族隔离宣言》以协商一致获得通过。新西兰还是监督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积极成员。该小组的报告现在摆在我们面前,这项报告是一份综合性文件,它表明实行制裁所必须进行的努力。石油禁运同其他制裁措施一样也应一些漏洞和直接违约行为而遭受挫折。新西兰政府同意要求各国严格遵守石油禁运。

新西兰自1986年政府间小组成立以来一直是其成员,我们致力于这项工作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这项努力非常富有教育意义并卓有成效。我们期望明年一些新成员加入该小组,随着这种变化,新西兰估计可能会让位于其他代表团。我们还要借此机会欢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主动行动,政府间小组在努力增加成员的过程中同它进行了密切的工作。

特别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还注意到向该国反对种族隔离力量提供援助的重要性。新西兰已经高兴地对这些努力予以协助,包括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候选人提供奖学金,和向英联邦纳索奖学金计划提供捐款。新西兰还为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作出了贡献。

即将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同去年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有重大不同。它们不仅表明去年所取得的进展,而且还指导性地提示了今后要从事的工作。我们同其他代表团一样都意识到,人们起草决议时非常谨慎,以便尽量平衡出现的变革和尚待进行的变革。尽管某些决议草案继续给新西兰带来困难,毫无疑问,某些部分也给其他代表团带来困难,但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去年通过的《宣言》的精神已经在有关铲除种

族隔离国际努力的决议草案中得到体现。

去年南非出现了可喜的重大变革,但是,新西兰认为,为在特别会议和9月实现协商一致而如此努力工作的理由仍然有效并十分迫切。我们在那些场合曾努力向比勒陀利亚发出一个一致的信号,这个信号的力量恰恰来自于它是全体联合国会员国提出的要求。新西兰认为,正如非洲人国民大会外交秘书姆贝奇先生在本周早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所说,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向南非政府发出一致的信号,即必须尽快铲除种族隔离制度。*

祖泽先生(赞比亚)(以英语发言):我们再次召开常会,审议关于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应该回顾,大会自其成立以来一直在处理这一议程项目。多年来,大会为使国际社会关注在种族隔离统治下南非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进行了各种努力。但尽管作出了这些值得称赞的努力,种族隔离仍然是世界良知的一个污点。这一制度的缔造者和支持者一直在不知疲倦地确保在南非生活各个方面加强这一制度。

自从我们去年举行常会以来,对在南非内出现的事态发展表示欢迎在大会堂日益变得时髦起来。对某些人来说,他们认为这些事态发展使联合国有足够的理由向南非政权致敬,让各国接受该政权并放松对它的压力。

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甚至是南非政权及其同盟一次蓄意的,配合默契的运动,其目的既使不是彻底破坏也是放慢消除种族隔离的进程。因为南非的局势不仅仍然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而且南非政权也没有明显想要宣布种族隔离已不再是它的官方政策,并采取必要措施来打破种族隔离的支柱,即《土地法》、《种族区域法》、《人口登记法》、《班图斯坦教育法》、建立三院议会和班图斯坦的各项法令,这些法令至今基本上没有受到触动。

近一年以前,我国元首,肯尼斯·D·卡翁达博士阁下曾在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

* 副主席苏特雷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主持会议。

议上宣布：

“一个令人深感遗憾的问题就是改革之风还没有吹向南非。在改革之风吹向南非之前，南非将需要进行它自己的改革”。(A/S-16/PV.1, 第15页)

这些话今天同当时一样地真实。时至今日南非政权仍未充分执行《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宣言是大会特别会议协商一致通过的，而且体现了为创造有利于南非政府同被压迫多数的真正代表之间谈判气氛而必需的要素。南非政权仍然限制政治活动，并且保留它从来都毫不迟疑地使用的，决定允许哪些政治流放者回国的权利。

所以，除非南非政权充分执行《宣言》，正式放弃种族隔离的官方政策，并采取措施铲除种族隔离的宪法基础，否则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应该继续保持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压力，包括制裁。

在南非政权已经采取某些措施，例如释放某些政治犯，对政党解禁，并且取消紧急状态之后，我们继续批评南非政权，并呼吁孤立它，某些人对此表示不耐烦。我们感到奇怪的是，自从1948年南非政权把种族隔离定为其官方政策以来，南非的这些朋友就呼吁要耐心，不断要求给少数人政权一个机会。40多年之后，我们仍未得到反应。我们在这种耐心当中唯一能够肯定的是，种族隔离仍未触动。

有人指责我们，尽管在南非出现了某些人认为是深刻的变革，但我们仍故意地、欠考虑地坚持所谓的陈词滥调。在大会和在某些委员会，有人劝说我们放弃这种陈词滥调，对南非局势使用所谓1990年代的语言。但是，对于种族隔离这样一种从一开始就与时代不合的政策，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问题是，出于完全自私自利的原因，那些过去是南非同盟，现在是其新朋友的人想要在变革进程还没有达到上述《宣言》所要求的不可逆转阶段之前，就让这个政权摆脱困境。让我重申，只有南非被压迫的人民才有权确定，他们国家的政治进程在什么时候达到了不可逆转阶段，因为是在他们在种族隔离的不平等中首当其冲，因为前面提到的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关于种族隔离的宣言》所推动的正是他们的正义

事业；而且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执行《宣言》和联合国关于这项议题的所有有关决议，那么我们也正是背叛了他们。而到目前为止，这些人民还没有宣布形势已不可逆转。

为了正确地看待这一问题，有些事情需要强调一下。的确，当纳尔逊·曼德拉获释的时候，我们曾高兴了一阵。事实上，每当政治犯获释的时候，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感到高兴，并且感到那个国家的未来有希望。然而，如果因为南非政权释放了一开始就不应该监禁的纳尔逊·曼德拉和他的同胞，大会或任何其他人就奖赏该政权，那将是荒唐的。假如不是白人少数政权对被压迫的南非黑人多数，而是后者对前者犯下了这种凶残的暴行，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听到有人要求对领导人进行类似纽伦堡审判的呼声，而不是要求对他们予以奖赏。

在种族隔离政权采取了上述几项新措施之后，对这个政权通融的速度之快和积极态度，同对南非实行制裁所表现的有选择和勉强的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认为，这个矛盾暴露了该政权的同盟希望延长种族隔离的生命；而且它通过对廉价黑人劳动力史无前例的剥削为许多跨国公司提供了非常有利可图的投资环境。

我国代表团对如下报道深表关注：东欧国家的保安部门前工作人员中，有些人不能进入新的机构，或者同前政府关系过于密切，害怕由于被认为犯有某种罪行而被追捕，因而成群地逃到南非，在那里他们被纳入南非警察及其他保安机构。的确，某些评论员把这一迁移称为“逃离民主”。因为我们认真对待这些报道，我们请秘书长通过大会调查这些令人不安的报道，并且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虽然南非政权早已认识到，种族隔离不仅是维持不下去的，而且也是不能改良的，而且尽管该政权的同盟迫不急待地过早宣布这一可憎的制度已经结束，所以我们要告诫大会，南非政权正在不遗余力地维持种族隔离标志的存在。

首先，种族隔离的宪法规划者正在手忙脚乱地泡制一部种族隔离后的宪法，以巩固少数人的权利——即少数人权力的代名词。该政权同盟的虚伪使我们感到惊奇，他们一方面拒绝他们本国少数民族的类似呼吁，而同时却支持这样一种意图。

第二,种族隔离的经济计划者正在忙于把目前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甚至让种族隔离的支持者合伙经营。这一措施不是南非政权对私有企业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明确承诺所促成的。而是力图保证在种族隔离后的南非——它预期将处于黑人大多数统治下——白人少数将继续行使垄断经济权力,而黑人政府将管理一个空洞的政治机构。

第三,该政治通过吸收前东欧治安人员正在设立种族隔离后的军事和安全机构,与平民大多数的政治机构竞争,而不是从属于政治机构。不必说这种军事和安全机构将成为种族隔离的支持者谋求使这一可恶政策永久化的机构,同时永远劫持文职政府勒取赎金。

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当南非政权通过班图斯坦政策所造成的种族暴力不断升级时,南非政权却站在一边喝采。南非政权如果愿意,制止这种暴力当然不在它的能力之外。南非政权允许暴力继续下去,以便鼓励这种看法,即黑人是不负责任和凶暴的,因此还没有准备好担任国家领导的职务。其目的当然是延长种族隔离的生命。

所有这些阴谋正在南非进行,国际社会现在甚至应该更加警惕。在这一关键时刻,任何放松对该政权压力的企图因此都相当于放弃国际社会对南非被压迫人民的不可改变的责任。

尽管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在南部非洲造成了广泛的生命和财产的破坏,我们这一地区仍然和以前一样坚定地决心继续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直到他们战胜种族隔离。此后,我们将重振旗鼓,在通向经济重建和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我们大大推迟的进展。

事实上,即使是在这最艰难的时代,南部非洲具有的政治密切关系仍然是国家间合作与一体化的坚实基础。然而,只有当种族隔离被最终摧毁和埋葬时,我们地区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南部非洲非常幸运地拥有的机会和潜力。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愿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我的兄弟和同事尼日利亚的易卜拉罕·冈巴雷大使致意,他以英明和有力地领导了这一重要的委员会。同

样,我赞扬委员会其他成员为根除种族隔离所作的不断努力。该委员会的报告包含丰富的信息,应作为我们审议的工作基础。

我还要赞扬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提交大会的报告。该报告对违反石油禁运的揭露证实了我们长期以来的看法,即石油禁运必须通过安理会中把其有关规定变成强制性而得到加强。我们要求更加严格地遵守禁运的规定。

跨国公司中心多年来在使国际社会对跨国公司剥削南非人民和自然资源有所察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赞扬他在这方面的努力。

最后,我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深切感谢,感谢他献身于南非被压迫人民的事业。他们的事业也是我们的事业。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这场追求正义,自由和民主的正义斗争中失望。

帕夫拉克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国际社会正在目睹许多领域发生深刻变革的进程。这些变革在南非也很明显。种族隔离、可恶的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体制——现正在消亡。

我们满意的看到南非民主化变革的进程正在破坏种族隔离的基础。波兰深信这一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德克勒克总统的政府将继续通过大胆的行动证实已经宣布的从南非社会政治生活中消除种族隔离的意愿。在纳塔尔省取消紧急状态是朝着这个方向跨出的一步。我们希望南非为通过新的民主宪法所进行的政治谈判将获得大家普遍接受的结果。

我们认为种族隔离的彻底消除以及南非公共和社会机构的彻底民主化,可以也必须通过和平手段、谈判和政治妥协实现。民主的反对种族隔离的反对派领导人在这方面的建设性态度得到广泛公认。我们希望他们团结一致继续毫不拖延地完成他们面前的任务。

德克勒克总统和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的会见,比如今年11月27日最近一次的会见,只能被看作是标志着双方都有良好意愿解决阻碍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政府之

间建议的谈判的分歧。德克勒克先生和曼德拉先生多次表示他们致力于谈判和和平解决方案,这一信息使我们受到鼓舞。

波兰充分支持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继续积极参加促进消除种族隔离的和平政治手段。现有的国际压力,包括制裁,大大影响了南非民主进程的开始。然而,在这一阶段,考虑更加积极的方法似乎是有益的,使得那里的谈判能够获得进展,减少内部不稳定的危险,以及帮助对话而不是对抗。

我们认为,目前的国际形势,尤其中欧和东欧取得的民主胜利为和平解决种族隔离问题以及南部非洲目前存在的其它复杂问题创造了一个新的、更积极的政治环境。种族隔离问题已不再被用来作为集团对抗和在非洲争夺势力范围的借口。现在,他首先是一个人权问题。波兰正是从这一方面来考虑种族隔离问题的。

我国非常愉快的欢迎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进程的顺利完成,在这一进程中,联合国发挥了基本作用。独立的纳米比亚共和国的出现对纳米比亚人民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来说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所有对这一成就作出贡献的国家和政府都应当受到赞扬。我们对这一点感到深信不疑: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可以从纳米比亚的解放中汲取的重要教训是,对话和谈判是解决目前存在问题的最好和唯一最有效的办法。

波兰支持南非进行的民主与和平改革,认为这样做是清除种族隔离和恢复该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最好办法。我们希望这些改革也能够使所有国家在互利的基础上与南非发展正常关系成为可能。这种事态发展将会增加南非居民能够利用的各种可能性,使他们得以克服居住在那里的波兰移民也感受到的国际孤立。

波兰将支持能够促进以和平方式废除种族隔离的大会决议。

科斯托夫先生(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今年令人瞩目的是我们面对的前景,这一前景使国际社会有理由对国际关系中一个冷战后新阶段的到来感到乐观。尽管我们的崇高目标由于科威特被占领而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冒犯,我们完全相信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的和民主的世界秩序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大会本届会议议程上的许多问题都已取得重大进展。我非常高兴的指出,今年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也有所

改变。*

我们一贯支持这样一种普遍的一致意见,即种族隔离制度是一个无法加以改革的具有时代错误的制度;它是一种与现代文明社会的道德准则格格不入的种族压迫形式,因此,必须被彻底废除。我要再次表明我国的观点,即不建立以《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的新宪法秩序,就不可能在南部非洲实现持久的和平与合作。

过去的经验表明,只有通过整个国际社会的一致努力才能根除种族隔离制度。联合国在这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几十年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一直是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压力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已成为对南非民主力量所表示的重要政治和道义支持。

在这些决议中,突出的有第十六届大会特别会议协商一致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于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宣言》。这一文件充分反映了加强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在解决当代最复杂问题方面作用的趋势。我国政府认为,实际执行该《宣言》中所载的计划是以政治方式持久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必经之路。

南非目前的各种进程使我们有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持乐观主义态度。就在一年前,我们还认为这些进程是不可设想的。这再次表明国际关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释放民权和社会正义的杰出斗士纳尔逊·曼德拉和一些其他政治犯,解除国内紧急状态,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其他民主组织和运动所进行活动的禁令,以及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现在正在进行困难的,但至今为止确实成功的谈判,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我们对通过建设性对话解决尚未解决问题所抱的希望。在这方面,我要特别强调——比勒陀利亚和格鲁特·舒尔会谈纪要对巩固谈判进程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这一进程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南非民主改革作出承诺的所有各派的参加。

* 主席回到座位上。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进程是令人鼓舞的,应当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些进程在继续发展过程中应当演变为不可逆转的进程,并应当导致一个民主和非种族的选择办法的制定,这种办法将保证在该国未来的发展中,人口中的各阶层和各集团的利益都能够得到考虑。

同时,我必须强调指出,改革进程仍然需要得到促进和加强。种族隔离的基础、结构和立法仍然未被触及。我们仍然听到关于违反基本人权的报道。民主化的进程非常脆弱,而且还没有深入到公共生活的各领域中。如果这些改革要深入到这一制度的核心,南非政府必须表现出政治上的善良意愿,坚定的决心和一贯的态度。所制定的目标是正确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我国相信南非将有一个民主的、人道的和正义的未来。

继续诉诸于暴力将拖延和威胁立宪进程,我国代表团对此感到特别关注。这样做还会使至今为止取得的积极成就面临丧失的危险。我们认为,掀起暴力浪潮的主要原因是种族隔离遗留下来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深信暴力不能带来任何进展,也无助于解决对南非社会提出挑战的严重问题。因此,不应当有为暴力辩护的任何理由。

我们敦促南非政府采取不偏不倚的措施,建立没有暴力的气氛。我们呼吁所有致力于向民主社会和平过渡的人全面帮助政府制止这个国家发生的疯狂斗殴。

孤立南非政权并对之施行制裁已证明有助于说服这一政权开始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我国代表团也同样持有这种立场,即现有的措施应该作为一种说服而不是惩罚的工具保持下去。国际社会应该有决心一致采取行动,同时表现出最大的智慧,避免任何损害变革进程的危险。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该不看到自从9月份第四十四届大会复会进行审议工作以来,南非政府已经采取了进一步的积极步骤。我们希望,到明年初,所有的种族隔离立法将被废除。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上对南非发生的事件所作出的反应应该是严格和恰当的反映这些事件的性质,以及旨在根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的改革的步伐和内容。在这方面,也应该适当考虑为在南非为建立一个团结、

无种族之分和民主国家而努力的所有运动和所有组织所表达的观点。

在这种办法的指导下,我国将继续履行其应有的国际义务。保加利亚共和国将继续支持反种族隔离的各民主力量和运动,并特别注意与前线国家发展合作。

而且,保加利亚共和国将为国际社会的努力作出积极的贡献,以支持南部非洲出现的积极变化,直至种族隔离被完全根除,这一地区成为一个和平、睦邻关系和合作的地区。

塔里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非常满意的注意到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在结论中所提到的南非正在进行的变革进程。我们欢迎南非政府采取的积极步骤和已经实行的改革,以及所宣布的公开性措施,认为这一进程将继续下去,并取得成功。

以色列完全摒弃种族隔离的基本和深刻原因在于以色列的文化、宗教、传统和历史的记忆。这是基于犹太人的精神和道德的本性,也是基于我们自己通过几个世纪的被流放和被迫害的黑暗年代所获得的历史经验。

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其政治斗争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就是实现自我解放、自由、平等和主权。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是绝对相反的。他可以作为世界上许多解放运动的榜样。尤其是杰出的黑非洲自由斗士希望效仿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他们的人民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从而获得解放的榜样。

当代的以色列社会是开放、多元化和民主的。这个社会也是多种族的,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个少数民族集团。以色列最近几年将数十万黑犹太人带到了以色列,并以爱和深切的同情在其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吸收他们。

以色列国和非洲各民族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和共同的尊严感,并通过为正义和平等而共同斗争得到加强。自从以色列国建立以来,以色列和许多非洲国家之间发展了密切和兄弟般的合作关系。成千上万的非洲专家在以色列参加了在农业、灌溉、卫生管理和教育方面的技术合作计划,许多以色列专家也很荣幸在非洲为创造性的技术和科学事业作出贡献。

每年有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拒绝阿拉伯人出于政治原因而发起了一场旨在离间非洲大陆和以色列国的运动。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及其领导人拒绝受被歪曲的事实、被扭曲的真相和彻底的谎言所影响。

此外,以色列政府通过设立一个特别基金正在向南非的黑人和有色人种社区的代表和成员提供援助。设在以色列的着重于比较发展的培训计划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组织的。有关人民组织在民族社区发展中的作用的课程在不久前结束了。这一课程是特别提供给来自南非黑人社区的学生。最近几次总共有约300名的南非黑人领导人在以色列参加了技术合作、卫生、教育、文化、社会发展和农业的计划。从团结出发,以色列是世界上进行这类建设性的课程和培训的国家之一,我们呼吁其他国家也本着同样的精神和方式行动。

我愿再次强调可笑的反以色列和阿拉伯宣传对种族隔离问题的操纵。这一问题被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用来不断发起对以色列的仇恨运动。使人们相信对以色列所作的虚假的指责,并不断在不尊重真相、诚实、甚至简单的逻辑的情况下专门挑剔我国,以求再次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而看不到有些阿拉伯国家欺人之谈和虚伪性。

以色列与南非的经济关系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其投资占南非的全部投资的0.1%。至于贸易方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所说,以色列只占南非的出口的0.5%,进口的0.75%。

另一方面,阿姆斯特丹货运研究局的研究毫无疑问地证实了南非大部分石油进口来自阿拉伯国家,而且这一比重在不断上升。1985年挪威外交大臣夫洛依斯诺先生在对挪威议会的讲话中强调了这些明确的事实,他指出:

“南非石油供应的95%来自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其中一半是通过直接运送。”

货运局1990年10月8日提供的较新数字表明:

“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即94%中的91%情况下,在1987年至1990年4月期间,驶往南非的油轮来自中东。”

在1979年1月至1990年4月期间,货运局查明向南非发送石油的交货总次数达441次。这441艘油轮能够向南非运送约8600万吨的原油,占南非均口需求的一半以上。大部分油轮--309艘--从中东驶出;近300艘从波斯湾驶出。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南非各社区部族之间进行的谈判能够在没有社区部族间及社区部族内的暴力事件的气氛下进行,以便导致和平与持久地解决冲突。

阿希克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纳米比亚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正在注视着关于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和做法的辩论,希望将能产生有利于这个姐妹国家受压迫人民的实际成果。

首先,我想强调有必要采取坚定和统一的立场,反对这一长期以来在南非和我们整个地区造成死亡、苦难和破坏的可怕的非人制度。确保在我们进入21世纪时从地球上消除种族隔离所代表的耻辱,这是符合人类利益的。

不久以前,大会通过了历史性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这个一致通过的决定第一次表明所有会员国目的的统一,最重要的是它为今后采取行动支持南非实行民主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随后,大会在1990年9月17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第44/244号决议,在决议中重申国际社会继续声援南非人民。这的确是我们结束种族隔离的共同决心的又一里程碑。

这两个文件,以及哈拉雷宣言和今年早些时候在坎培拉通过的南部非洲特设委员会首脑会议报告有一点共同之处,即尽管南非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发展,但还没有达到意味着出现深远和不可逆转变化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真诚地希望大会能批判的评估目前南非的局势,以便鼓励真正的变化。

我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声援和支持英勇的兄弟南非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为自由公正进行正义的斗争。他们的斗争一直是一场同共的斗争,因为相同的愿望、历史和地理,以及必然的共同未来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相信他们的正义斗争将最终赢得胜利。我们真诚地希望自由的一天早一点而不是迟一点到来。

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的甘巴利大使提出的报告证实了一点:令

人遗憾地,自从关于种族隔离的宣言通过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种不幸的情况提醒人们,与那些但愿国际社会放松努力的人的愿意相反,确保南非被压迫人民在他们争取正义的斗争的关键时刻不被抛弃仍然是联合国庄严的义务和责任。我们相信通往胜利的道路不象英勇的南非人民已经走过的道路那么长,但我们也知道通往终点的道路充满了危险,需要我们所有的人艰苦努力和保持警惕。

目前的倡议还没有达到触及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这一问题的实质程度,这令人关注。同时,持续的暴力事件引起严重的关注政府不能声称对暴力事件毫无责任的。最近几个月本来应该为南非人民带来希望,但在这期间,南非却有那么多的人丧失了生命,这几乎有讽刺意味,又的确令人遗憾。即使在今天,因种族隔离而赤贫的黑人家庭仍然被人强行的赶出家园,推入贫困和无家可归的恶性循环。监禁、拘留和酷刑的黑云仍然笼罩着种族隔离的反对者。

无需指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仍然原封未动。它的主要支柱、即土地法、集团住区法、人口登记法、班图教育法、班图斯坦制度仍然完好无损。除了这些不公正的压制性法律之外,更有建立所谓议会三院制的立法。该法谋求进一步分化被压迫的多数人,使黑人在他们出生的土地上不仅没有投票权,而且最为甚者,没有公民权。

众所周知,种族隔离不仅在南非剥夺了被压迫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带来了死亡和破坏,而且给邻国造成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医治的创伤。

正是由于贬低我们的人经常有意忘记的这一不幸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当务之急是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彻底消除种族隔离。种族隔离的存在不仅威胁着南部南非的和平与安全,而且威胁着整个人类。

在这方面,没有必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说到种族隔离,诚实的人都不会假装比这一非人制度的受害者了解的更多。这些受害者遭受了殖民主义、侵略、占领、不稳定、侮辱和暴行。这些罪恶使我们的地区陷入了长期的瘫痪状态,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们都将感觉到它的影响。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坚决地进行斗争,

以结束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并创造一个实现自由、正义、平等与和平的新的南非。纳米比亚政府和人民强烈希望已经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德克勒克政府间开始的对话将涉及宪法制度的实质性问题。我们都希望这些会谈取得成功,但是,在我们对此有把握之前,只能持谨慎态度。我们不安地听到有人企图阻止流亡者安全顺利地返回祖国。此类行动只能危害这一进程,甚至可能破坏这一进程。

无论如何,如果让现在出现的一线希望消失的话,这只能是一个悲剧。确保德克勒克政府不进行使人怀疑其对真正变革所作的承诺的行动,只会对该政府有利。南非被压迫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希望彻底铲除种族隔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分种族的和民主的南非。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为了鼓励在动乱的兄弟国家实现所希望的变革,国际社会至少应该保持现有的措施,包括制裁。

我愿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表示其当之无愧的敬意。该委员会为支持争取在南非实现自由、民主和正义的斗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祝愿该委员会坚韧不拔地履行其极其重要的使命。

我愿再次代表我国政府表示强烈希望很快就欢迎一个统一、不分种族和民主的南非加入国际社会。我们大家都必须为实现这一目标加倍努力。

埃尔多斯先生(匈牙利)(以英语发言):今天的世界与仅仅一年之前的世界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冰河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已经开始形成。在这一时期内,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其它大陆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些进程的一个雄辩的例子是在非洲大陆的南部地区发生的。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在南非本身发生的积极变化使这一地区有希望迎来一个新的纪元。

匈牙利一贯反对基于种族、民族或民族血统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匈牙利政府一再表示谴责制度化的国家种族主义,即南非的种族隔离。种族隔离仍是种族歧视最令人憎恶的形式。这次大会辩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重申我们完全反对种族隔离这一罪恶制度。我们一贯表示赞成以和平手段、刻不容缓地彻底铲除隔离制

度,并代之以一个民主、统一和不分种族的社会。*

在最近几个月中,在南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南非政府承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中止武装斗争。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观点,认为南非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对话进程已经开始。匈牙利对南非政府和非国大间已经开始对话、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和其他政治犯的释放、解除各政党和政治运动的禁令以及取消紧急状态表示欢迎。

仅仅在一年多之前,很少有迹象表明这样巨大的变化会如此快地发生。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对于正在遭受非人的种族隔离制度苦难的人民来说,变化的步伐永远也不会太快。因此,我们鼓励南非政府履行其诺言,废除剩下的种族隔离支柱,废除一切歧视性法律,释放所有政治犯并允许流亡者归国。此类行动将有助于使世界相信,正如一些成员国已经认为的那样,南非的变革进程是深刻而不可逆转的。

然而,我们很清楚,前面要走的道路还很漫长,很艰难。在每一个南非人都能够依照《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原则生活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在南非发生的暴力事件可能危害某些积极进展并使得实现这些人权原则更加困难。这些暴力事件是我国政府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希望南非当局和南非所有负责的政治力量尽其所能,迅速而不偏不倚地结束暴力事件。这是正确的,也是很重要的。匈牙利敦促各方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其分歧。否则的话,持续的动乱将严重阻碍关于新宪法的谈判。他们都必须清楚,其国家的未来正处于危急关头。

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的态度是毫不含糊的。在过去四十多年中,联合国对这一问题发表了明确而强烈的观点。在近一年之前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大会通过了一项《宣言》,鼓励南非人民共同努力,以结束种族隔离,为和平过渡到一个不分种族、民主的南非而奋斗。今年九月通过的协商一致决议重申了各会员国一致反对种族隔离的立场。

* 副主席、印度尼西亚的苏特雷斯纳先生在主席台就座。

鉴于我们大家都极其重视铲除种族隔离,在本世界组织中对这一问题保持协商一致意见是非常可取的。但是,值得各会员国一致赞同的唯一决议草案是那些努力反映正在南非变化的现实并促进正在出现的政治进程,为彻底铲除种族隔离提供鼓舞人心的前景的决议草案。在这一方面,联合国各会员国不仅负有责任,而且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中心也负有责任。

特别委员会及其最高机构大会应该寻找最适当的办法,以实现消除南非尚存的法律和政治上与时代不符合的制度我们这一共同目标。同样,我们认为,反对种族隔离中心应该作出更多的努力,核查成员国之间传播的信息,探明各常驻代表团的意见。否则联合国的信誉及其机构的可信性就有可能遭到破坏,在象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这样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努力就有可能遭到挫败。

匈牙利坚决致力于国际社会反对种族隔离的努力,加入了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并成为其创始成员之一,它一直是委员会的成员,直到最近退出该组织。我们认为,至今为止,委员会在动员国际社会反对种族隔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深信,同不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成员的其他国家一样,匈牙利可以在联合国内为旨在实现一个民主、统一和非种族的南非的国际努力作出有益贡献。

我们认为,要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建立一个新的南非,永远消除极不公正制度的残余--在施加压力和给予鼓励时都必须谨慎行事。大会已经通过的各项决议并不阻止各国在目前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对于如何对南非政府的积极行动进行反应作出自己的判断。匈牙利认为,脱离种族隔离,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变革进程应当,也要求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因此匈牙利愿意在其有限的能力之内,通过对话鼓励旨在用和平手段彻底铲除种族隔离的所有步骤。

夏拉迪亚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国际社会现在再次举行会议,讨论种族隔离制度这个继续污辱人类良知的问题。

我们今天参加这次辩论时带着这样一个希望:本次辩论将是联合国把这一项目列入议程的最后的会议之一,我们可以继续在一个民主、不分种族的南非的合作下,

监测执行《宪章》各项原则的情况。

本月将是大会一致通过《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表示整个国际社会支持有关各方加强寻求政治办法，通过谈判消除种族隔离一周年。

今年9月，这一承诺在同样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第44/244号决议中得到重申，大会在决议中欢迎在消除开始谈判的障碍方面取得的进展，决定南非政府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当然阿根廷完全赞成导致通过这项决议的观点，并愿意为使决议得到切实执行作出贡献。

阿根廷再次强烈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并表示声援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在任何情况下，歧视都是与阿根廷共和国所依据的原则相违背的。但是，我国意识到只是在口头作出宣布是不够的，我国已采取了反对南非的具体措施，并认为南非必须进行国际社会所要求的不可逆转的深刻变革，阿根廷才会考虑减轻这些措施的可能性。在此方面，阿根廷正在采取大会建议的所有反对南非的措施，并实行安全理事会决议中规定的自愿和强制性制裁。

在此构架内，阿根廷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于1986年断绝与南非的外交关系。阿根廷认真执行对南非的武器或军事物资禁运。它还对南非的体育和文化活动实现抵制，要求持南非护照进入阿根廷的人宣誓表示，他们不是来参加体育活动。阿根廷还批准了《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所有这些行动反映了阿根廷坚定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在过去几个月里，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了朝着正确方向的令人鼓舞的步骤。我们欢迎这种态度，并认识到所作出的努力。我们尤其欢迎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组织的禁令；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有关释放其他政治犯、大赦流亡者的决定；取消紧急状态，举行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政府间的谈判以及为开始有关新宪法的谈判奠定基础。我们希望将继续采取并加强这种态度，以铲除种族隔离政策作为唯一的目标。

南非政府必须知道,只是对种族主义政策进行部分改革是不够的,国际社会将不放松要求以及对种族隔离的谴责,直到最后铲除种族隔离。因此我们敦促比勒陀利亚政府取消仍然生效的《国内安全法》和其它立法规定这些种族隔离的支柱。这些规定的目的在于限制政治活动,它们丝毫无助于建立有利于谈判的气氛。

阿根廷愿意赞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在这个新的对话过程中所起的建设性作用,赞扬那个组织为实现民族和解和建立一个统一、非种族和民主南非而暂停武装斗争的决定。

我们还希望有关新宪法的谈判将能尽快开始,希望所有政治力量以建设性的精神参与谈判,以保证有关这个问题达成的协议能够构成新南非的基石。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玻利维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有关“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项目是联合国自本组织创始以来一直放在议程上的关键问题之一。玻利维亚代表团在有关该项目的辩论上不能保持沉默。

到目前为止所走过的道路是痛苦和缓慢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希望和失望、挫折和成功交替出现,相互纠缠,我们离实现这个事业所应有的结果还远得很。我们所声明的目标要求承担起为了尊重人权使之成为《宪章》所宣布的原则的实质性因素而进行的斗争所引起的重大责任。

广阔的开普省、纳塔尔省、阿兰治自由邦、德兰士瓦和西南非领域的广大居民一直在深受罪恶的种族隔离苦难——一个凶残的政策,一个每天例行的行为,一种基于最公然的种族歧视至上的政府系统,连同随之而来的压迫和屈辱,贬低人的地位,把人变成仅仅成为剥削对象。在我们世界社会发展的目前阶段,这是一个绝对时代错误的局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且假借非常漂亮的理由,说想把这些土地以及他们的居民包容进该制度中,借口发展不同文化,乌云笼罩了历史,使我们世界上最美丽的区域的之一染上了血污——非洲大陆的这一部分,就像一个巨大的羊角,向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延伸。

在过去20年里,痛苦的解放进程已经让位于英勇的行动,导致该区域两块领土的

独立,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两块领土多年来一直受难于殖民依赖的悲剧,受难于不符合常理的种族歧视,通过种族隔离制度用立法形式确定下来并转化成为一种政府方式。当然,我说的那两块领土是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他们今天是本组织的成员国了。但是非洲还剩下一大块地方——即人口最为稠密和该区域最为发达的部分。

在即将结束的这一年,国际欢迎纳尔逊·曼德拉得到释放,并且高兴的接受了这个伟大的战士重新全面实施他对他的人民的政治领导。我们也欢迎旨在减少带有歧视性的立法中某些丑恶方面的措施。我们这么作是因为我们相信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先生不会延误结束旨在彻底铲除种族隔离的改革。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能够作到。我们认为已经采取的措施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最初的,但却是肯定性的步骤——是给予南非长期受苦受难人民的一个明确的希望和鼓励的信号,是服从大会和安理会决议所表达出来的自由世界政治意愿的信号。

不管怎样,尽管已经流失了时间,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前,形势依然未变。很清楚,一个现实的领导的主动精神还不足以摧毁压迫南非人民的歧视和种族主义盲目性。已经实施的措施只不过是治标的——只是表面上修修补补,没有改变标志所有狂热并把其信奉者同其他人类隔绝开来的深层的精神扭曲。只要1982年通过的《内部安全法》依然有效,我们就不可能有别的看法。这项《安全法》允许警察无定期的拘留任何人。成千上万的人民继续在这个措施下遭受监禁、酷刑或者是失踪,而这些人民在有关法庭面前却无权得到法律辩护或者是审判。

反映公正决定的政府行动不能、也决不应只是局限于表达良好意愿,但却缺乏肯定实效。他们要求作出负有责任的决策,超过治标不治本或是粉饰性的变革。任何其他方式都只是意味着通过欺骗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的立法——种族隔离这个罪恶制度需要强行掌权的人完全、彻底和毫不含糊的放弃它。

毫无疑问,玻利维亚政府不能够同意那些对南非进行制裁抱有怀疑的人的观点。终止制裁就意味着把南非人民以及德克勒克先生政府的良好意愿交给比勒陀利

亚种族主义少数中最为顽固部分去随意操纵,这一部分人会公然反叛,他们可能会试图无限期的延长受到国际社会、联合国大会以及安理会如此经常谴责的政权和制度。

斯瓦雷兹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自从今年9月我们集体评估了实施历史性的《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宣言》的进展以来,菲律宾没有看到南非出现多少能够表明根本性的和不可逆转的变革的例子,因而不能抱有我们原先有的种族隔离将尽早和最后死亡的希望。

我们这么说并不是低估自今年以来已经发生的许多积极发展。事实上,我们对南非正在进行的变革过程感到高兴。菲律宾人欢迎德克勒克总统今年2月所宣布的改革措施。我们对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的释放感到高兴,对因为英勇抵抗种族隔离而长期遭受监禁的许多其他政治犯得到释放感到高兴。我们欢迎取消了对于政治反对派组织的禁令。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非国大和南非政府之间代表进行“关于谈判的谈判”而感到高兴,上述会谈旨在消除阻碍着有关南非命运谈判的障碍。

虽然这些事态发展是积极的,然而由此产生的变化却缺少可以帮助南非变成我们所设想的统一、民主和无种族隔离的社会的根本特点。根据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很多政治犯仍然被监禁,只有几个流放人士获准赦免返回,部队仍在城镇之外潜伏,一些政治审判仍在进行。

更重要的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基本支柱仍然根深蒂固。尽管在除纳塔尔省之外的全国所有地区取消了紧急状态,但在一系列镇压性法律,具体地讲是《公共安全法》和《国内安全法》下,政治活动仍然受到控制。

1950年的第30号《人口登记法》——种族隔离制度的一块基石——继续规定使所有公民在出生时登记为白人、亚裔人、黑人或有色人种,我提到的后三种人被认为是黑人。

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和1936年的《开发信托和土地法》,继续坚持领土隔

离的原则,这一原则规定黑人和白人能够在隔离的和指定的地区的哪些地方获得和占有土地;这就是使南非分成十个以种族成分划定的家园或班图斯坦的基础。

此外,1983年的第110号《南非共和国宪法》——它为白人、有色人和亚裔人确定了种族隔离的三院制议会——继续剥夺黑人人口的表决权利。

只有1953年的第49号《保留公共设施隔离法》最近由于通过了《废除公共设施隔离法》而被废除,它在理论上结束了公共设施中的种族隔离。然而,一些报告表明,对种族联合的抵制在该国的一些地区有所发展,那里的市政当局正擅自行动,只让居民使用公共设施,实际上使废除第49号法律的法律内容无效。菲律宾感到不安的是,在当今的时代,这种残酷的政策和做法却仍然肆虐横行。

在这方面,菲律宾要求南非政权按其所宣布的意图立即废除这一压迫性立法。南非社会如果继续受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差别的影响,就永远不会有看到变革的曙光的希望。

我现在谈一下一直成为新闻界广泛报道题目的南非暴力的问题。反对社会民主变革的力量掀起的暴力浪潮,以及各政治组织之间的暴力争端,使菲律宾深感不安。我们为包括《纽约时报》昨天报道的71名受害者在内的由这种无意义的暴力所造成的死亡感到悲伤。

我们同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看法,即暴力正构成对脆弱的谈判进程的威胁,并且会导致形成一种永久的冲突,其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我们认为,这种局势是无法容忍的。我们敦促南非当局采取措施,通过保证治安部队采取有效和公正的行动而结束目前的暴力。我们还呼吁有关各方为促进和建立一种没有暴力的气氛作出贡献。

菲律宾坚定地坚持《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中所载的原则。我们尤其充分赞同《宣言》中对谈判进程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我们认为,《宣言》中规定的条件是我们应当用于衡量为谈判创造有利气氛方面进展的标准。

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南非当局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谈判将导致消除谈判方面的很多障碍。我们认识到,这一进程是复杂、艰难和充满各种危险的。然而,我们希望目前的进程能够得到扩展,以便南非社会的各代表阶层能够参加。

我们赞赏曼德拉先生的作用,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关于暂停武装对立行动以推动南非目前变革进程的决定。该进程应最终导致制订一部基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南非新宪法。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彻底和最终根除种族隔离制度。我们不能长期分担容忍这种残酷和不正义的制度的耻辱。我们作为国际社会,有义务纠正无论何时何地出现的错误行动。我们能够在一起通过保持对南非的全面制裁而实现这一目标,直至我们明显地看到种族隔离的所有支柱最终崩溃。

种族隔离是一种急需纠正的错误行为,因为它否认人的尊严并违反所有人类尊严的标准。对个人--无论其种族、肤色、信仰或宗教为何--的尊重,是没有界限的。我们今天对南非采取何种行动,将使我们尊重个人的所有主张经受考验。

佩雷拉先生(斯里兰卡)(以英语发言):在自我们上次审议该项目至今的这段时间里,联合国目睹到有关非洲大陆的两个重大事件。纳米比亚的独立标志着一个在南非政权下长期受苦受难的人民通过获得自由而取得的重大成就。大会一致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标志着又一积极的事态发展。

该宣言为争取和平结束南非黑人多数人口在体制化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制度下遭受的苦难的进程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该宣言还规定了南非政权应当初步采取的几步步骤,以为谈判创造必要的气氛。

种族隔离制度是不能改良的;而必须加以根除。在这方面采取的任何措施,必须导致建立一个基于包括以共同和平等的公民权和普遍的权利参加政治制度的权利在内的各种民主原则的新南非。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南非已进入一个能够导致通过谈判结束种族隔离制

度的变革进程。虽然我们最近在南非看到积极的事态发展,如释放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在内的政治犯以及取消对政治党派的禁令,然而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柱仍未消除。南非政府尚须采取有意义的措施,以表明其实现通过谈判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目标的真正愿望。

在这方面,南非黑人多数缺乏参与自由政治活动的充分自由的情况,妨碍他们行使其做好准备以进入政治进程的合法权利。取消对所有遭禁的政治组织的禁令和限制、同时却保持根据种族隔离制度确立的正在生效的镇压性法律的情况,妨碍了这些组织的自由政治活动。此外,极端分子与治安部队中某些人员正对曾遭禁止的非洲各党派施以恐怖和暴力的事实,势必阻碍各方正使自己适应于新的政治生存的进程。

种族隔离制度的隔离主义政策及其在诸如土地、住房、教育和失业等方面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悬殊实际上使得黑人大多数在自己的家园成为外国人。如果要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就必须立刻纠正这些不平等现象。人们必须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受反对力量的任何阻碍。

在这些方面,比勒陀利亚政权有责任创造进行和平变革的必要条件。不这样做或者无视长期深受种族隔离之害的人民的聲音和合法权益就会使时钟倒转。

只有南非社会一切具有代表性的阶层都参加才能够实现建立健康、团结、不分种族的民主南非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为南非黑人大多数进入主流并成为未来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扫清一切障碍。

最后,我们认为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依然是反映国际社会通过谈判结束种族隔离的决心和努力的最有权威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应当继续采取有效措施以说服南非遵守宣言所述的行动纲领。我代表斯里兰卡政府重申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宣言及联合国所作的努力。

迈克兰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当大会在一年中第三次审议种族隔离问题时,南非的过渡正进入一个困难、微妙甚至危险的阶段。

众所周知,从今年二月召开议会到八月发表比勒陀利亚备忘录这魔术般的六个月中,事态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发展。不幸的是变革的速度超越了个人和各方适应的能力。在南非黑人和白人都出现了怀疑和恐惧以及分裂和竞争。过去四个月用在消化变革的影响并处理许多变革的后果。

加拿大感到震惊和痛心的是,最近几天社区暴力再次抬起其丑陋的头。暴力的原因很多,各种各样,从各人的近期地方行为到种族隔离的长期民族悲剧。但令人瞩目的是有关各方和政府都保证要谋求通过谈判结束种族隔离。如果暴力继续下去,这一关键的共同目标肯定会遭受危险。重要的是暴力将如何停止,而不是如何开始的。

因此加拿大敦促所有领导人采取克制和明智的态度,摒弃暴力并共同努力实现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和建立民主公正南非的共同目标。正是这些领导人必须指出道路。我们要求他们及其追随者确定方向,以便为了他们至关重要的共同目标放弃个人和短期利益的考虑并缩小党派分歧。此外,我们呼吁南非政府确保保安部队采取有效而公正的行动,保安部队在任何时候,甚至在受到挑衅的时候,都必须采取极大的克制审慎行事。

此外还急需培养南非过去明显缺乏的政治容忍文化。民主权利,诸如和平集会的权利,是与民主义务,诸如接受多样性的义务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诸位代表可以回顾去年在纳米比亚选举运动最激烈的时候,纳米比亚各政党发现通过谈判制定行为守则十分有益。这难道不是南非各党派此时作为建立信任措施可以希望依赖的建设性事例吗?

我们十分了解暴力和容忍是南非人自己应该解决的问题。国际社会此时的作用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友好的忠告和意见。但是,当各党派同意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时,加拿大愿意提供实际帮助。

四个月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政府同意就新的宪法进行谈判的道路已经畅通。它们邀请其他致力于和平进步的党派与它们一起走上这一道路。这些谈判不会

轻松,也不会很短,但是,必须开始。我们希望这一进程将对愿意作出贡献的各方开放并且能够就指导起草宪法具体工作的原则早日达成一致协议。我们希望最后成果将交由全体南非人作出定论。

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于今年六月在加拿大议会讲话时告诉纳尔逊·曼德拉:

“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长期以来一直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的中心内容,因为这一事业极为迫切,而且我们认为这是加拿大可以帮助产生影响的问题之一。”

多年来我们的主要目标一直是促进就无种族歧视的民主进行真正谈判。现在我们可以更为直接地这样做。加拿大今年出资180万美元向所有各方提供制宪专门知识,这样做的目的是支持旨在弥合差距的调查研究,以平整竞技场并使关于种族隔离后南非的问题及选择会议能够召开。明年对这种谈判的援助将增至230亿美元。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在纳尔逊·曼德拉获释后10个月内获释的其他政治犯还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余政治犯被要求通过十分复杂的程序来申请赦免。数十名政治犯依然在死刑名单上,一百多名政治犯在没有审讯的情况下继续被拘禁。南非政府现在应该认识到政治犯的命运对谈判进程和国际反应都是起关键性作用的。南非政府应该以去年对待纳米比亚政治犯那样的宽宏大量来对待其南非同胞。当然这才是通往真正和解的道路。

同样,就流亡者而言,需要加快速度;需要更有远见。他们对其各自政党准备未来的谈判能作关键的贡献。作为一个适时的恰当事例,如果南非政府真正希望鼓励泛非非洲人大会(泛非大会)参加谈判,它应该允许该党派的流亡领导人暂时逗留以参加本周下半周举行的大会,并允许他们无条件地回到南非来。

现在进展已经在望。在九月份,我在这个主席台上与其他代表一起呼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帮助难民回归中发挥作用。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已经达成了原则协议,让难民专员办事处在遣返流亡人员方面起最主要作用。加拿大已经承诺了约580万美元,作为遣返和安置流亡者和政治犯之用。这些资

金将通过多边和非政府渠道提供,用于所有流亡者和政治犯,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在所有有关方面的充分合作下,多数流亡者将有可能在明年四月这一指定日期前回到南非。

在立法方面,我们欢迎解除了紧急状态和废除《公共设施隔离法》。这两者都发生在十月份。我们期待着对还有两个种族隔离的支柱:即《集团居住法》和《土地法》也将按已承诺的那样予以废除。但是必须指出,大会还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呼吁废除《国内安全法》。南非政府已经承诺审查这一法令,并取消其中政治进攻性的条文规定。在这些条文规定中我们将特别挑选出第29款下不经审讯无限期的秘密监禁,和在第46款下禁止公共集会。最近南非政府已经表明在不凭借《国内安全法》的情况下它也能够通过使用根据其他立法所授予的权力来确保公共安全。

原先实行制裁是为了鼓励谈判。众所周知,在80年代有一个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即认为制裁是必要的,而且许多国家作出了相应的行动。去年在这里的辩论中我们为此达成了协商一致的意见,即维持现有制裁措施直至有十分明确的事实证明发生了深远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加拿大继续全力支持这一立场。确实,英联邦能够理直气壮地自称在去年秋天在科伦坡帮助形成这一协商一致意见和今年春天在尼日利亚阿比贾继续维持这一协商意见方面起了一定的领导作用。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怎么走呢?十分清楚的是要建立一个充分有利于在南非进行自由政治活动的气候还需要做很多事。同样清楚的是,在未来数月中人们能够看到朝着这一目标将取得很大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到正式制宪谈判开始,我们能够看到大量的政治犯和流亡者回归国内,我们也能看到在立法改革方面采取重要的行动。如果这一切都将发生的话,我们就将更加接近于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纳尔逊·曼德拉和德克勒克总统已经邀请全世界与南非人民一起走完这最后一段路。让我们在联合国大会作出保证,我们将与他们一起走完这最后一段路。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1975年10月10日第3369(XXX)号决议,我现在请伊斯兰会议组织观察员讲话。

安塞尔先生(伊斯兰会议组织)(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就对我们组织来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一个问题向大会讲话。

近来在全球政治舞台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伴随而来的要求实现根本自由的浪潮和对尊重人权的重新强调使国际社会有必要加快其实现彻底消灭种族隔离的运动。

联合国一再申明种族隔离政策是对人类的犯罪,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它严重地危害了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还申明彻底消除种族隔离,从而建立一个自由、统一和民主制度将是在自决和通过自由公正选举实现多数人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无种族歧视社会的必要步骤。

去年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种族隔离的宣言》强调指出,迫切需要通过由南非人民所决定的新的制宪秩序并以《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将南非转变成为一个无种族歧视的民主社会。

在这些崇高的原则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启迪下,伊斯兰会议组织和整个伊斯兰世界拒绝种族隔离,宣布其忠于人权和充满自由和尊严的生活,并表示其完全支持南非人民和其他依然在种族主义桎梏下挣扎的各国人民。

在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斗争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纳尔逊·曼德拉先生获得解放的时刻,伊斯兰世界感到欢欣鼓舞,尽管如此,仍然必须在各地继续努力与南非人民和热爱和平的力量一起共同工作,争取尽快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在南非建立一个多种族的民主和平等主义的社会,争取取消所有对黑人的限制,争取释放所有政治犯,争取解散班图斯坦,并争取停止武装匪徒对前线国家的罪恶的侵犯。

我们继续认为,正如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在其访问世界各个首都时所指出的那样,有必要对南非增加压力,使其真正踏上消灭种族隔离和建立一个新的制宪秩序的进程,这一新的制宪秩序必须有南非人民自己来决定并且以人类所珍惜的载于《联

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和理想为基础。

显然,到目前为止,南非发生的变化,尽管无疑引人注目,但还不是不可逆转的;种族隔离的基本结构仍然很坚实,几十年来种族仇恨、猜疑和不公正形成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和种族主义态度也仍然存在。当然,要使几十年来的敌对态度和极度的不信任得以缓解,更不要说完全消除,需要有关各方的耐心、谅解、时间和政治家风度。

医治创伤,建立相互之间的信心和信任是消除种族主义残余的过程中的很重要的具体步骤。南非大多数人长期以来赞成实现政治解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宣布停止一切武装行动再次表明,他们希望通过谈判和平结束种族隔离。

就伊斯兰会议组织而言,我们认为,对目前气氛的任何乐观情绪都不会影响我们决心全力支持有关各方通过谈判最终消除种族隔离。然而,为确保这一进程,必须在必要的时间内保持通过全面制裁对南非施加国际压力并采取其他适当措施。纳尔逊·曼德拉先生1990年6月在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历史性讲演中有下列名言,准确反映了我们的感情:

“南非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要求本组织修正其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的立场。因此,我们坚决促请不要松懈目前的措施。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实施的制裁应继续保持。”(A/44/960,第105页)

秘书长的不懈努力大推动了纳米比亚的独立和近来南非的积极事态发展,他的报告条理分明,是在尼日利亚的岗巴利大使的干练领导下,根据派往南非的考察小组搜集的信息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精心编写的全面报告(A/45/22)而编写的,报告使我们怀抱一些希望展望未来。自从我们去年在大会第44届会议和第16届特别会议期间会面以来,南非采取了一些重要的和鼓舞人心的步骤,局势终于开始朝着正确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的方向演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下述报道表示欢迎，即代表南非大多数非洲黑人政治党派的领导人最近在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的主持下进行会谈，试图促进相互之间的宽容，结束长期以来深深伤害了南非黑人社区的可悲的派系暴力。我们热切希望，在这一艰巨道路上接下来的步骤将是释放所有政治犯，允许流亡者回国以及举行有意义的建设性的立宪会谈。

最后，我希望借此机会再次重申，伊斯兰会议组织继续声援南非人民为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并为在阿扎尼亚建立多数人统治而进行的斗争。

主席（以英语发言）：按照大会1990年9月21日第3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我请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发言。

姆贝基先生（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以英语发言）：一年之前，大会在其第16届特别会议上，协商一致通过了《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非洲人国民大会欢迎这一发展，认为它是对世界人民为结束反人类的种族隔离罪行所进行斗争的历史性贡献。

在那份历史性文件通过一年之后，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再次讨论种族隔离问题。讨论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虽然在过去12个月里南非出现了重要的事态发展，但种族隔离制度仍然没有得到废除。

哈拉雷宣言和联合国该宣言中所载将南非转变为无种族歧视民主社会的可能性还没有得到实现。南非继续由白人少数政权统治，它的权威并不是建立在我国全体人民认可的基础上。南非继续按照安全理事会宣布无效的宪法实行治理。

显然，国际社会仍然有责任支持和援助我国人民为实现关于南非问题的该宣言和联合国其他决议中提出的目标而继续奋斗。

因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坚决认为，旨在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压力的现有国际措施应当维持下去。与此同时，必须向努力争取实现南非的民主转变的各派力量提供一切必要的道义和物质援助，以加强他们加速解决南非问题的行动能力。

由于我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和国际社会在支持这一斗争方面的持续努力,南非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胜利的取得,不是由于那些应对建立罪恶的种族制度负责的人们的心肠发生了变化,而是由于他们认识到,这一制度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

目前的执政党在42年前在南非掌握政权之时,头脑里有一个主要的目标:千方百计维持和扩大白人少数统治制度。为此,它决心诉诸极端的镇压手段,摧毁或削弱所有真正反对这一制度的力量。最后,演化为对南部非洲独立国家的侵略和颠覆活动,试图迫使这些国家放弃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并接受比勒陀利亚的统治。

与此同时,种族隔离政权提出了所谓的分别发展方案,导致建立了傀儡性的班图斯坦国和目前种族主义的三方议会。大会很清楚,在法典中还载入了许多其他法律,将南非人民分成在白人少数统治下的种族集团。

2月2日,比勒陀利亚的国家总统德克勒克在对三方议会的讲演中宣布,取消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代表大会和其他组织的禁令,并宣布他愿意同这些或其他组织进行谈判。

正如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全面报告中所表明的,德克勒克还承诺所谓

“建立全新的和公正的宪法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每一居民都将在事业、宪法、社会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享有平等的权利、待遇和机会”。(A/45/22,第31段)

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在监禁27年之后获释在内的这些发展的关键在于,它们表示着南非政权公开承认它无法再坚持它推行了40年的政策。南非政权现在谈到了平等的宪法、社会和经济权利,而在以前它却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权利、从制度上制造种族不平等并制定了一个白人少数统治的制度。

南非政权还通过解除对非国大和其他组织的禁令作出了让步,它和1950年对南非共产党实行禁令时一样,没有力量消灭我们国家的民主运动和否认民主运动可能帮助确定我国人民的命运。

非国大在仔细地考虑了这些发展之后得出结论,已有可能开始一个能够根据我

们的长期要求并按照哈拉雷宣言和联合国宣言所表示的国际社会的意愿,通过谈判解决南非问题的进程。

因此,自从1990年5月2日以来,非国大和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了会谈。这些会谈的目的在于,通过排除哈拉雷宣言和联合国宣言中指明的谈判障碍,创造一种有利于谈判的气氛。

现在,已就排除所有障碍达成了协议,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和拘留者、结束政治审讯和处决、流亡者返回、废除压迫性立法并结束紧急状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些协议的缔结和执行之间仍然有着明确和清楚的差距。的确,紧急状态已经得到了解除,但是具体的现实是其他协议尚未得到执行。

大多数政治犯仍然遭到关押。政治审讯仍未结束。安全立法继续适用,以致人民仍然不经审讯而遭到拘留。这一立法被用来禁止和平示威,此外,警察继续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来驱散其中一些示威,造成了手无寸铁的人民的死亡。

因此,客观现实是有关南非问题的宣言所设想的第一阶段,即排除谈判障碍,还没有完成。

我们也必须指出,南非政权至今为止未能保护人民不受其安全部队和维持会团体的暴力。从2月2日以来,安全部队和维持会团体杀害了许多人,这是令人震惊和真正使人不安的。毫无疑问,南非政权由于一些奇怪的原因而无法控制的这种暴力继续直接地威胁着整个和平进程。

我们也必须指出,我们反对非国大是这种暴力根源的说法。相反,非国大、南非工会大会和民主运动中的其他组织用了大量的时间试图确保不发生任何暴力,并当暴力发生时,迅速予以制止。

并且,不能将维持国内法律和秩序的责任转移给非国大。这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责任,该政权单独控制着负责维护这种法律和秩序的国家机关。

尽管出现了我们提到的所有这些问题,非国大仍然决心尽一切力量推动和平进程。必须克服谈判的障碍,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结束反对人民的暴力运

动。

也必须尽快地开始就一项新宪法进行谈判。这一进程拖延越久国内的秩序就更不稳定,因而和平改革进程受到的威胁也就越大。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重申我们致力于这一立场,即国内的所有政治组织必须参与制定新宪法的进程。我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实际上是选举产生制宪议会来制定新宪法,就象纳米比亚的情况一样。

我们依然认为,过渡时期的管理需要组成一个为南非全体人民所能接受的临时政府。我们不能接受由白人少数扶植起来的谈判一方独揽监督变化进程的全部责任。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决定把南非人民的教育和社会经济需要会议纳入其明年的工作计划,我们对此表示特别的欢迎。这些问题要求给予紧急注意。很明显,如果根本改善多数人的生活质量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任何政治解决都是不会成功的。

我们也要借此机会重申对国际社会的呼吁,呼吁向我们提供资源援助,以帮助重新安置即将返回家园的成千上万的南非流亡者。我们对已经承诺帮助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我们相信联合国也将提供必要的投入,以确保这些准备为实现联合国为之成立的目标而牺牲一切的人们顺利返回家园。

在我们国家建立一个无种族歧视的民主未来的进程受到阻碍的时刻,很容易产生绝望。但是,我们坚定的认为,南非国内的民主力量是坚不可摧的。我们认为,在座的各国对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作出了深深的承诺,这一承诺是不会因为我们国内少数人继续自欺欺人地提出白人少数统治能够维持很久而受到影响的。

世界正处于一个变化的进程,而南非无法摆脱这一进程。南非的民主振兴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提高全体南非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是这一政治进程的一个必要部分。如果我们继续采取一致的行动,而我们必须这样做,共同致力于与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灾难进行斗争,我们就能很快地赢得我们的共同胜利。

那时,就会出现一个具有真正代表性的南非人民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席位上就座的情形。那时,将创造一切条件保证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和平,使他们能够平等地进行互利的合作。

为保证这一现实尽早产生,十分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大会必须继续协同行动,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和使南非向一个统一的、民主的无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国家过渡。我们坚信并希望大会将再一次通过协商一致表达国际社会这一团结的决心。

在发言结束之际,请允许我感谢联合国及其会员国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些贡献已经使我们今天能够说我们共同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我们要走的路程并不远。如果当大会决定保持对种族隔离制度施加压力,并决心向我国为我们人民的正义和和平而坚定斗争的力量提供持续的政治和物质支持的时候,我们能成功地维护大会的团结,那么这段路程就将更为缩短。

主席先生,最后我们要感谢你使我们能在这里发言,并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使我们能够来到美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由于会议已经开得很晚,其余预定于今天下午发言的发言者将在明天早上先发言。

工作计划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希望告诉各位成员,由于议程项目34“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辩论发言名单上仍有许多发言者,因此不得不调整大会日程安排,以使大会能够在12月6日星期四下午也审议议程项目34。在星期四下午结束对议程项目34的审议之后,大会将立即就议程项目23项下提交的决议草案“巴勒斯坦问题”采取行动。

12月7日星期五上午,大会将开始审议原定于12月6日星期四下午开始审议的议程项目35“中东局势”。12月7日星期五下午和12月10日星期一上午大会将继续审议议程项目35“中东局势”。

“12月10日星期一上午,大会将还审议原定于12月6日星期五下午审议的议程项目11“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并按以前所宣布的审议议程项目117“审查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12月11日星期二大会按以前所宣布的将审议议程项目33“海洋法”。当天下午大会继审议议程项目33之后将立即审议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原定于12月10日星期一上午审议的剩下的第一委员会的报告将在以后审议,日期待宣布。

下午6点45分散会。